

杨和平 著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YU BAOHU CONGSHU

非遗保护与 桑植民歌研究

桑植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杨和平 著

●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FEIWUZHI WENHUA YICHAN YANJIU YU BAOHU CONGSHU

非遗保护与 桑植民歌研究



苏州大学出版社
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遗保护与桑植民歌研究 / 杨和平著.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4. 12
(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丛书)
ISBN 978-7-5672-1199-5

I. ①非… II. ①杨… III. ①民歌—研究—桑植县
IV. ①J6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310486 号

非遗保护与桑植民歌研究

杨和平 著

责任编辑 李 敏 薛华强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1 号 邮编: 215006)

苏州工业园区美柯乐制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装

(地址: 苏州工业园区娄葑镇东兴路 7-1 号 邮编: 215021)

开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68 千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1199-5 定价: 42.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 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序 言

当今时代,对于一个民族、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评估,不仅要评估其政治、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要综合考察其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活化石”的印记,作为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活态”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成“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与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它们既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

湖南地处我国大陆中部、长江中游,这里是楚湘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钟灵毓秀、物华天宝;这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既有蔚为壮观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博大精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源远流长、形式丰富,目前入选国家级、省级项目达 320 多项。它们是湖南各族人民引以为荣的精神财富,彰显了湖湘文化的道德传统和精神内涵,灿若星河、光照寰宇。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传承、发展好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不仅是人类文化自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必须担当的历史使命,更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文化根基。

湖南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心成立后,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部分从事传统音乐、舞蹈、戏曲、曲艺表演艺术研究的教师合作,在他们各自研究的基础上,将目光投向湖南省传统音乐表演艺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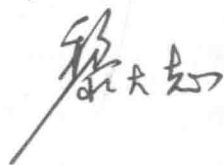
非遗类项目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版将展现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同时,这是努力践行保护使命的见证,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旨在将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传统音乐文化守望好;将代表湖南传统文化的音乐品种发展好、保护好;将寄托着湖南广大人民群众喜怒哀乐的音乐文化传播好。

虽然,自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得到了推广,中国非遗保护工作逐步规范化,湖南非遗保护走向常态化;但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到来和网络媒体的高速发展,加之年轻一带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诉求改弦更辙,使民间流传了几百年的传统文化样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非遗保护中仍存在着诸如重申报、轻保护,重数量、轻质量,重利益、轻投入,重成绩、轻管理等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既定的形态存在,不是孤立的;就其内部结构来说,它是混生性的;就其表现方式来看,它与多种文化表征又是共生的。湖南传统音乐表演类项目是具体的存在,是混生性结构,又有共同的特点。我们不可能用一般的、抽象的原则去对待完全不同质的、具体的对象。从湖南传统音乐表演类项目保护现状来说,不能就保护谈保护,更不能就开发谈开发,还不能将保护与开发由同一主体完成和评价,而必须将保护与开发变成一种第三者的话语主体,这样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对此,我们提出以下对策:首先,政府部门要积极响应、行动起来,投入人力、物力,建立抢救保护组织,制定抢救保护措施,有效推动“非遗”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其次,建立“非遗”保护评估监督机制,以有效整合各类信息,实现资源共享;第三,建立政府与民间公益性投入“非遗”保护机制,有的放矢地进行保护;第四是要建立湖南传统音乐博物馆和保护区,作为一份历史见证和文化传播的载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欣赏和熟知。

概而言之,对于非物质文化的发展、传承进行研究,需要集结多方面的社会力量才能做到,并非一人和几个人所能及。同样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所依赖的是一片可以孕育它的土地和一群懂得欣赏并懂得如

何去保护它的人。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满怀真挚的情感,将这段话献给该丛书的读者。正如朱熹《观书有感》诗所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愿该丛书成为湖南师范大学非遗研究与开发事业的活水源头。我们将与社会各界一道携手,为保护、传承、发展好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推动湖南文化的繁荣发展、续写中华文化绚丽篇章做出贡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张大力' (Zhang Dazhi), with a long, sweeping horizontal stroke extending to the left.

2014年12月3日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桑植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	(005)
第一节 自然环境	(005)
第二节 人文景观	(008)
第二章 民歌与桑植民歌	(011)
第一节 民歌	(011)
第二节 桑植民歌	(015)
第三章 桑植民歌的体裁形式	(029)
第一节 山歌	(029)
第二节 小调	(040)
第三节 号子	(048)
第四节 花灯调	(057)
第五节 革命红歌	(061)
第六节 儿歌	(067)
第七节 风俗歌	(069)
第四章 桑植民歌的本体分析	(080)
第一节 音乐本体	(080)
第二节 唱词分析	(105)

第五章 桑植民歌的表演特征	(122)
第一节 总体特色	(122)
第二节 润腔特色	(125)
第六章 桑植民歌的传承人	(133)
第一节 省级传承人	(133)
第二节 民间传人	(149)
第七章 桑植民歌的创作形式与价值追问	(153)
第一节 创作形式	(153)
第二节 价值追问	(155)
第八章 桑植民歌的活态现状与保护对策	(163)
第一节 活态现状	(163)
第二节 保护对策	(168)
结 语	(172)
参考文献	(176)

绪 论

文化是民族历史的记忆,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和血脉,是国家振兴的重要支撑。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也越来越成为各国人民的热切向往。因此,加强文化建设对于丰富我们的文化发展,提升文化品牌乃至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将产生重大影响。中华民族辽阔的疆域、多元的民族和悠久的历史共同铸就了我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我们的文化源远流长,品种繁多,内涵丰富,不仅为各民族所共同拥有,也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家族重要支脉的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精神、民族性格,同时也滋养着民族的文化土壤,蕴蓄着民族文化发展的无穷动力,保留了民族历史的记忆,体现着独特的民族风格。它是民族智慧与文明发展的结晶,是各民族间进行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更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活态”见证。同时,它又是不同民族文化选择的结果,承载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因子,彰显着不同文化的魅力与价值。

世界发展的历程昭示我们,对于一个民族、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评估,不仅要考量其政治、经济、科技等“硬实力”,还要综合考察其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等“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活化石”的印记,作为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活态”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构成“文化软实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人们对传统的依赖就越强,对传统的寻

根意识也就越浓。中华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因此,保护并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弘扬传统文化,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香火”,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保护并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能增强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凝聚力,又能增进民族交流、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保护并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能延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力,还能激发民族文化的创新力。此外,在延续文化多样性,促进科学研究、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在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总之,保护并传承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助于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凸显地方特色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综合国力;并且也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提供最为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桑植民歌是湖南民族文化中的奇葩,它历史悠久,曲调丰富,旋律优美,节奏明快。加上别具一格的衬调、衬腔,彰显了淳朴、真挚的情感而扣人心弦,显示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乡土韵味。桑植民歌瑰丽多彩的语言艺术,独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得桑植民歌广为传唱,经久不衰。

桑植民歌起源于原始农耕时期的生产劳动,质朴、粗放、风趣、诙谐是其主要的艺术风格。桑植民歌涵盖山歌、小调、劳动号子、风俗歌、礼仪歌、傩腔、童谣(儿歌)以及革命歌曲等多种体裁。其严谨的曲式结构,丰富的曲体形式,别具一格的衬词运用,使桑植民歌在烘托气氛、渲染情绪、刻画形象、揭示人物内心情感等方面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也提升了民歌自身的文化意蕴和审美价值。此外,桑植民歌中使用的独特的发声技巧与润腔方法,不仅提高了民歌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民间歌曲演唱的方法论借鉴,更为丰富我国的声乐演唱艺术提供了实证的典型。桑植民歌能表达出各种不同的情感内容。从表现形式来看,优美抒情的小调、缠绵悱恻的情歌、欢快活跃的花灯、浑圆嘹亮的山歌、低沉哀怨的曲艺、委婉感人的风俗歌、气势磅礴的号子、荡气回肠的锣鼓、激昂向上的革命歌谣、童趣满溢的儿歌曲调等应有尽有,洋洋大观。在表演方面,桑植民歌手们善于将民族语言、演唱技巧、歌词内容以及乡

土韵味等因素有机地融合于一体,他们深情的演绎,往往让听众们如痴如醉、陶然愉悦。

新中国建立以来,桑植民歌先后于1957年1月、1962年5月、1979年10月三次赴京汇报演出,曾得到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称赞。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十九届国际民间舞蹈赛演出会上,桑植民歌手尚生武第一个登上国际舞台,深情演唱了《桑木扁担软溜溜》《棒棒儿垂在岩板上》等五首民歌。桑植民歌手彭玉翠、李德杰、尚立顺等分别得到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先念、邓小平、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桑植民歌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桑植民歌经典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被著名歌唱家宋祖英在维也纳金色大厅个人音乐会中隆重上演;著名歌唱家何纪光携《四季花儿开》《板栗开花一条线》以及《门口挂盏灯》等桑植民歌代表曲目到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地演出,对推广桑植民歌功不可没。同时,桑植民歌也已成为广大音乐作曲家创作的素材和资源,著名作曲家瞿希贤、谭盾、王佑贵、白诚仁、鲁颂、彭梦麟等先后深入桑植考究桑植民歌。他们在深入调查、分析桑植民歌音乐素材、挖掘其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吸收其精华,结合专业创作技巧,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白诚仁的《挑担茶叶上北京》、鲁颂的《甜甜的山歌》、王佑贵的《心头爱》、彭梦麟的《花大姐》《咕噜噜、呱啦啦》等。桑植民歌被我国著名音乐家瞿希贤称为“金色的旋律”;桑植也因此得名“中国民歌之乡”“民歌的海洋”。

桑植民歌是祖辈留给桑植人民的优秀文化遗产,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它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映射出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凝结其中的思想情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文化印记。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力度的加大,2006年5月20日,桑植民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桑植民歌之所以被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桑植民歌自身发展的结果,也是人类文化自觉、文化复兴的重要举措。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带有两面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也不例外,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突出的问题,如重申报而轻保护,重数量而轻质量,重利益而轻投入,重成绩却又轻管理。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由于对于传统音乐的内涵、价值,特别是对传统音乐保护的规律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准备,在保护中产生“泛遗产化”和完成行政命令式的保护,以及未获得一定保护资金而流于突击性、盲目性的保护,造成急功近利式和庸俗化保护的弊端,出现被动式与仓促式保护;又由于对于传统音乐文化多样性价值认识的模糊和片面,直接导致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和领导,仅将传统音乐保护视为文化部门或音乐专家的行为,漠视传统音乐文化的流失,采取消极式与应付式保护;也因为对传统音乐的文化属性及“非遗”保护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和周密的部署,在对传统音乐的保护方面,呈现静态式与封闭性的被动保护。

而今,如何将桑植民歌这一古老的文化形态传承下去,为时代服务、为社会服务,既是历史交予我们的艰巨任务,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基于上述认知,我们将桑植民歌置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语境下进行研究,在对桑植民歌的活态现状展开深入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从其产生的环境背景、历史源流、音乐本体、表演特征、传人传谱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就桑植民歌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见解,旨在为保护并传承好这一文化遗产尽绵薄之力,为进一步推进桑植民歌的研究工作添砖加瓦,为丰富和推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提供资料,这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保证。

第一章 桑植的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

桑植县隶属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为其所下辖的县级单位。境内自然风光秀丽奇特,民族风情神秘浓郁。这里拥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国家级森林公园——峰峦溪,湖南省级风景名胜——九天洞赤溪河、溇水等,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绿色海洋;这里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万里长征的出发地,伟大的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多彩的家園,全县境内有 28 个民族,总人口 46 万以上,其中 12 个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占人口总数的 92% 以上。多民族聚居,组成了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画卷,其文化内涵涵盖了文学、语言、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美术、手工艺、民间知识、人生礼俗、民间信仰、民族体育等 18 大类。其中的桑植民歌已先后被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桑植也被称为“中国民歌之乡”。

第一节 自然环境

一、地理位置

桑植,地处湖南省西北部,属国际旅游新城——张家界市管辖。地处

鄂西山地南部,武夷山脉北麓,澧水上游。东经 $109^{\circ}41'$ — $110^{\circ}46'$,北纬 $29^{\circ}17'$ — $38^{\circ}84'$ 。东接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武陵源风景名胜区、慈利县和常德的石门县,南邻张家界市区、永定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西接猛洞河、芙蓉镇,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毗邻,北与湖北省宣恩、鹤峰县相接壤。有湖南通往祖国西北的“大门”之称。



桑植县地理位置图

封闭的地理环境,不仅为桑植民歌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也提供了纯粹靠自我繁殖的条件,使得桑植民歌的原始风貌得以保持。

二、地形地貌

桑植县地形复杂,高山延绵,河流纵横。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山地分布广泛,东北部为高山,北部为中山,中部、南部和西南部属中山和丘陵岗地。全县境内分布有大小山头一万多座,形成 40 条主要山脉。最高点斗篷山海拔 2 005 米,号称湘西最高峰。最低点柳杨溪河谷,海拔只有 154 米。这里是湖南四大水系之一——澧水的发源地。桑植县境内溪河密布,有大小河流 410 多条,占地面积 5 140 公顷。

三、气候温度

桑植县属中亚内陆季风性气候,春暖夏凉。年平均气温在 15 摄氏度至 17 摄氏度之间。因地貌差异大,气候变化表现为垂直规律,“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年降水量约 1 400 毫米,常有暴雨出现,境内的八大公山就是湖南省有名的三大暴雨中心之一。全年无霜期约 275 天,霜期出现在冬季、初春时分,常常伴有降雪。

四、资源概览

桑植县是全国资源富县之一,水能资源蕴藏量高达 48.4 万千瓦,被认为是湖南省目前最具有开发价值的水能资源大县。全县有中型水库 1 座(双泉水库),小型水库 38 座。有中小水电站 27 处。年平均径流量为 38.93 亿立方米。地表水资源总量为 67.25 亿立方米。土地资源种类丰富、面积广大,有天然草场面积 18 万公顷,草地面积 176 万公顷,山地面积达到 358 万公顷。境内矿产资源储量也相当丰富,主要矿产有天然气、铁、煤、硅石以及铁矾土等,其储量均位于湖南省前列。已探明储量的矿藏有 27 余种,矿床、矿化点 142 处。动植物种类丰富,如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物金钱豹、猕猴、云豹、苏门羚、毛冠鹿、小鹿、大鲵、白冠长尾雉、红腹角雉等;国家重点保护植物豆杉、银杏、巴山香榧树、钟萼木等,以及国家二级保护树种连香树、杜仲、鹅掌楸、水青树等。公路通车里程为 2 285 公里,其中省道 185 公里,县乡道 1 200 公里,村道 900 公里。有各类学校 281 所,其中完全中学 3 所,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1 所,初中 29 所,小学 248 所。拥有八大公山原始森林、峰峦溪森林公园、九天洞赤溪河、潯水、贺龙故居等自然与人文风景名胜。

第二节 人文景观

一、历史脉络

桑植历史悠久,据考古发现,早在3~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就已经有了原始人类建立的村落,繁衍生息。上古史籍称此为古西南蛮地,夏、商属荆地,周、秦属楚地,春秋属楚巫郡慈姑县。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充县,治所在今桑植县南岔乡李家台,始属武陵郡。此为桑植建县制之始。三国时初属蜀汉,后属吴,分隶荆门天门郡。东晋于充县置临澧县(因其侧临澧水而得名,非今临澧县)。北周属崇义县,隶属鄱阳郡,唐宋时并入慈利县。宋仁宗年间,桑植推行土司制度,设桑植宣抚司。因司治桑植坪而得名(今五道水镇芭茅溪境内)。元代置柿溪州和湖广桑植军民宣慰司,属澧州路。明代置桑植宣慰司和上、下峒长官司,属岳州府。洪武廿五年(1392年)于瓦窑岗(今城内)聚台以土筑安福所城,为今县城(澧源镇)之始。清雍正五年(1727年),改土归流。雍正七年(1729年),置桑植县,隶永顺府,以安福旧址为县城,县名以县境内遍植桑树得名。明洪武四年(1371年),设安福守御千户所,隶属慈利县九溪卫,治所瓦窑岗(今县城)。民国时期直隶属于湖南省。1928年年初发动“桑植起义”,成立中共桑植县委和桑植革命委员会。1949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桑植,建桑植县临时人民政府。1950年3月29日,成立桑植县人民政府,隶属于永顺地区。1952年,撤销永顺地区,桑植县改由湘西苗族自治区代管。1954年4月,湘西苗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1957年10月,改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958年11月,慈利县的官地坪、竹叶坪等八个乡划入桑植县。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大庸市,桑植县划归大庸市管辖。1995年4月4日,经国务院批

准(国函[1994]25号),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慈利、桑植两县。

二、行政区划

桑植县县政府驻地澧源镇。现辖9镇、29乡(包括7个少数民族乡),以及1个林场。其中,澧源镇下辖9个居委会,21个村委会;瑞塔铺镇下辖4个居委会,21个村委会;官地坪镇下辖18个村委会;凉水口镇下辖17个村委会;龙潭坪镇下辖17个村委会;五道水镇下辖12个村委会;陈家河镇下辖20个村委会;廖家村镇下辖10个村委会;利福塔镇下辖22个村委会。空壳树乡下辖14个村委会;汨湖乡下辖13个村委会;竹叶坪乡下辖16个村委会;人潮溪乡下辖11个村委会;西莲乡下辖10个村委会;白石乡下辖12个村委会;长潭坪乡下辖11个村委会;桥自湾乡下辖17个村委会;谷罗山乡下辖13个村委会;沙塔坪乡下辖25个村委会;苦竹坪乡下辖11个村委会;四方溪乡下辖10个村委会;芭茅溪乡下辖10个村委会;细沙坪乡下辖12个村委会;八大公山乡下辖10个村委会;蹇家坡乡下辖13个村委会;岩屋口乡下辖9个村委会;河口乡下辖20个村委会;上河溪乡下辖15个村委会;两河口乡下辖14个村委会;打鼓泉乡下辖12个村委会;上洞街乡下辖11个村委会;天星山林场下辖4个村委会;走马坪白族乡下辖11个村委会;刘家坪白族乡下辖13个村委会;芙蓉桥白族乡下辖13个村委会;麦地坪白族乡下辖8个村委会;马合口白族乡下辖16个村委会;淋溪河白族乡下辖11个村委会;洪家关白族乡下辖25个村委会。

三、人口成分

据桑植县官方提供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县总人口数达到46.3万,其中农业人口占88%。桑植县是一个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全县38个乡镇中有7个白族乡。境内共分布有土家族、白族、苗族、汉族、回族、蒙古族等28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广、比例大,人口